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五十二回 召同寢竟設玄機

詩曰：一枝濃豔露凝香，雲雨巫山枉斷腸。常得君王看帶笑，名花不及美人妝。

啊唷，鄺保和，你是取笑它了！這牡丹花雖稱國色，哪裡及得你的容顏！

說甚堪稱第一傳，先生難道不風流？若將卿與花相比，真教它，慚愧無何低了頭。天子說完容帶笑，鄺相登時面泛紅。君臣齊進天香館，內侍們，早已排筵設滿甌。

話說元帝與鄺相君臣步入天香館內，只見御宴已排，金博早設。上邊是龍位，下面是鄺相的座。見鋪設得整整齊齊，點綴得幽幽雅雅。

於時登席舉金鍾，天子居中鄺相東，御宴平分為二處，只因為，君臣難以一筵同。內官當下齊斟酒，琥珀光浮玉露濃。元主神馳魂蕩蕩，思量要，乘間灌醉小三公。抬御體，作歡容，龍袖慙慙把著鍾。

阿，鄺先生，朕敬你三杯潤筆酒，可做一首白牡丹詩來。今日寡人要做，竟摹寫它不出。先生才貫一世，諒必能曲盡其新。

可飲一杯賦一篇，朕躬佩帶不時觀。見詩如見先生面，須知道，相合君臣際會難。元主說完來遞酒，明堂再拜謝龍顏。連吞三杯金莖露，立起來，把筆吟哦白牡丹。御墨淋漓詩已就，呈箋皇上聖君前。朝廷大悅稱奇絕，映著他，紅燭輝煌就細觀。

詩曰：酒暈無痕不染塵，別傳仙韻傲楊妃。輕籠夜露銀蟾影，薄剪春風玉燕衣。

上苑韶華霞爛爛，中庭香氣雪霏霏。珍珠簾外朦朧處，疑隔輕綃是也非。

元帝吟完大贊揚，古今應遜此佳章。就中兩句真稱絕，好一個，玉燕銀蟾妙比方。天子看完喚內侍，就將此幅貼宮牆。侍臣答應持詩去，年少君王又舉觴。

啊，鄺先生，白牡丹既得，紅牡丹也當留句。朕躬再敬你三杯，再賦一章以酌清賞。

鄺相無何又謝恩，三杯連飲面生春。腮霞半現桃花色，眉黛微含柳葉長。筆走龍蛇重宛轉，手揮珠玉不留停。霎時一首新詩就，俯伏筵前獻聖君。天子吃驚稱好速，燈光之下看佳章。

詩曰：東皇作意聚韶華，初出傾城第一花。金盞春酣濃帶酒，玉欄風動亂流霞。

楊妃薄汗凝紅雨，甘後輕綃換綠紗。今夜承恩陪御宴，天香館外月將斜。

天子吟完笑滿顏，贊一聲，保和學士好佳篇。內官也貼宮牆上，朕要時觀贊幾番。帝主說完重賜酒，三杯玉露飲連連。明堂鄺相沉沉醉，勉強在，元帝之旁侍御筵。年少君王觀看笑，回頭含歡吐心田。

啊，鄺丞相，你可曉得朕躬愛護你的好意麼？

前者東平上本章，大家指你是紅妝。若非朕在朝前護，倒只怕，難免人談是女郎。上諭一傳方禁止，鄺先生，此情此意可知詳？

咳！這也怪不得忠孝戲於夫子，看卿的這副容貌，委實像個美人。

世間男子斷然無，哪有姿容似保和。竟是個，閉月羞花奇男子；竟是個，沉魚落雁美姣娥。休言別者消魂魄，朕亦猶如著了魔。巴不得，刻刻笑談常聚首。巴不得，時時親近免相疏。今朝半日同游苑，寡人是，更比宮中快樂多。朕意憐卿而若此，卿心待朕卻如何？

啊，鄺丞相，你今朝歌在宮中罷。

館中床榻現周全，朕在常時每偃眠。今朝留卿同一宿，也便於，談談國政與朝端。寡人年少無長策，要把那，世治之謀問宰官。夜深不須回閣了，與賢卿，天香館內盡餘歡。

嗯！宮官們，朕留鄺丞相在天香同榻。你等傳諭三宮六院各處關門，內外禁門諸方上鎖。再著行走內侍們，曉諭閣中知道了，不必等候鄺丞相了。

朝廷一旨下筵來，大眾宮官應命階。這一個，亂亂哄哄忙出館；那一個，慌慌忽忽就離階。合班內監分頭去，鄺丞相，色變心驚呆一呆。

話說鄺丞相一聞朝廷聖諭，並那一派憐才惜貌的言詞，不覺柳葉生愁，蓮花失色，暗叫一聲：了不得！我鄺明堂今日孤單深入重地了。

何期天子蓄私心，故此番愛護深。我只道，聖恩果非疑女子；我只道，皇恩委實重廷臣。卻誰知，深含其愛相親念；卻誰知，暗有憐才惜貌情。今日假稱商國事，竟是把，風流陣裡陷孤軍。

啊唷君王呀！我鄺明堂現在的婚姻尚不肯就，怎麼肯做此失身喪節的私情！

因慚夫子嫁門生，怎反臣妻侍帝君？雖則明堂原是女，哪有個，迎新棄舊喪清貞。今朝若宿天香館，我還要，做甚官來做甚人！

啊唷，好生惱悶！這都是芝田不好，方弄出這等事來。他若不上本章，天子如何知道？我自從改妝之後，帶著榮蘭婢女，出雲南而至貴州，自貴州而至湖廣，

萬水千山盡走過，孤貞一點未曾傷。繼於康宅無人識，贅在梁家事不揚。只為芝田陳了本，弄得個，私情感亂小君王。今朝誘到天香館，知己君臣共御床。

啊唷，真真奇絕了！這一個風流陣，倒也擺得森嚴。

引入千花萬柳中，竟得聖旨閉皇宮。就猶如，魚遭網內難逃漏；就猶如，鳥落樊籠不脫空。再若如此威福大，自然是，孤軍下馬做降戎。

咳！若是別個呢，此刻是脫不過的了，無非玉潔冰清者執意尋死，楊花水性者侍御承恩。至於我鄺明堂是還有個脫身之計，不致到這等無能。

才能相國一思裁，挺挺烏紗立起來。怒色生於雙翠黛，嗔霞飛上兩紅腮。離將坐位當筵站，叫一聲，領旨宮官快轉來。

呀領旨的內侍們，慢傳聖諭，我就要謝宴辭鑾了。

一聲叫住眾宮官，拜到君王御駕前。兩頰桃紅含薄怒，雙條柳葉帶微慚。金襖叩，紫袍翻，正色端容奏聖顏。

臣鄺君玉謹辭陛下，謝君上遊園賜宴之恩。但是微臣自蒙開科以來，由三元及第，點賜翰林院修撰，又挑授兵部尚書，今拜保和殿大學士之位。

數受皇家起用恩，惟將赤膽報朝廷。調和鼎鼐叨天寵，變理陰陽不世勛。再不道，怪事忽生陳表上；再不道，邪謠飛播說釵裙。感蒙陛下加明證，降諭諸臣勿亂雲。臣只說，聖主已經分皂白。臣只說，明君諒必辨虛真。何期今日聽天語，也像猜疑是女人！

啊唷，陛下呀！臣雖不才，已蒙聖恩拜相。

中外朝端盡主持，惟憑公道去偏私。若然疑作喬妝女，滿朝的，文武官員怎服之。

啊，陛下！如若人心一惑，臣就不能為皇家出力了。

只好辭朝掛了冠，納將鱗玉返林泉。涓埃來報今生裡，銜結當圖後世間。再者禁門非易入，外臣豈可內中眠？況兼陛下春秋

富，而且微臣亦少年。若在天香花館歇，這一來，造言起事更多端。無中尚復能生有，如此之時越不堪。同榻雖行談國政，舉廷哪曉為朝端？臣叨寵用為丞相，當不得，傳播揚語媚聖顏。禁御斷然難侍駕，望吾皇，敕回內閣免疑嫌。聖明如欲垂天問，就在此，燈燭之前可敘談。酈相奏完連叩首，元帝主，又驚又懼又含慚。一懷春意登時盡，滿面歡容頃刻殘。出位慌忙伸御手，揪住風流相國卿，風流元帝假驚言。

啊呀，酈先生之言差矣！寡人的意思，不過憐卿之才，愛卿之貌，所以時時贊羨，每每稱揚。何曾疑你是女子，故此留宿天香館中？這倒是朕的短處了。豈有此理！

如若賢卿是女郎，少不得，東平王子正妻房。寡人雖則心欽慕，怎麼敢，玷你清標大綱常。只為無疑才留宿，就便是，君臣同榻有何妨？先生如此相推拒，這倒分明像假裝。

啊，酈先生，不必過執。朕與你今宵同榻，做一個徹夜長談。可記得漢光武與嚴子陵也曾同寢？

你我君臣怕怎生，館中一宿可談心。外邊就有人生事，朕將他，旨到拿來問典刑。天子言完扯紫袖，小三公，心頭不覺也擔驚。難拒卻，費調停，只得爭先又奏君。陛下呀，微臣十九拜三台，已是人心有妒猜。謹慎尚然難免謗，疏狂越發更遭埋。今宵禁御同床榻，一定說，貴顯都從狐媚來。館中留宿有所礙，這現在，君臣並少動人猜。伏乞陛下垂恩鑒，將此情形作主裁。酈相奏完重俯伏，元天子，龍顏慘淡暗癡呆。

呀，且住，看他的言辭面色，不是像個女人了。

彼真若是孟麗君，豈無形怯豈無驚。正容令色仍如此，大義公言總恁雲。料想原非閨閣女，他所以，這般禮義敢揚聲。休作意，快放心，莫惹當朝鐵面臣。天子想完扶酈相，叫了聲，保和學士好剛明。啊呀，酈保和

呀，你決意不肯麼？也罷，宮官們，掌燈送酈丞相出宮回閣。

一聲旨下送三公，酈相猶如放放同。招展紫袍辭聖駕，飛揚玉佩謝天容。兩名內侍前邊引，一對宮燈照道紅。真個是，劈破雕籠飛彩鳳；真個是，頓斷金鎖走蛟龍。君王目視明堂去，又笑還嗔悶在胸。

啊呀，好生可笑，這麼個酈明堂！

花月精神鐵石心，全沒些，從權就勢好商量。言言激切無玩戲，事事剛明有主張。倒像了，立朝正直臣宋。可曾似，風流傅粉漢何郎？公然辭出天香館，毫不念，君上相憐一片心。

咳，寡人好恨！空費了多少心機。

盼一朝來望一朝，滿懷只望度春宵。朕為他，時時凝想心神亂，刻刻殊思魂魄消。朕為他，正院久疏皇甫後，諸宮不幸想姣媯。今才召得來園內，又被明堂巧脫逃。

咳！朕想他在石橋的時節，寧不心蕩而神飛？

故拂垂條相戲他，果然玉露漣蓮花。溶溶潤色真堪愛，淡淡嬌痕實可誇。白石橋頭情已美，只說道，天香館內趣還佳。何期一場空歡喜，弄得了，仍舊輕輕放了他。元帝於時心惱悶，也無何，身登鳳輦出宮花。

話說這邊元天子回宮，那邊酈丞相轉閣，引導內侍們復旨不提。

少年相國一出宮，如出銅牆鐵壁中。回至閣間心脈脈，坐於燈下意匆匆。眉半蹙，面微紅，暗裡沉思暗裡窮。

咳！再不道聖天子有此私心，假說召我議事。

幸虧逃出這番災，辭出君家返閣來。今日不知衝險地，下回須要避疑懷。若還再擺牢籠計，倒只怕，就有才情展不開。

呀，正是，天子所贈的那一首絕句，不知哪裡去了？

於時隨手袖中藏，也不知，以後藏留在哪方？豔冶妍辭情暗露，深憐厚愛意明彰。此時失卻多乾淨，倒免得，竟像明堂戀帝王。年少三公心忖度，於時次日出朝綱。

話說酈丞相辭朝出閣，直到府中。梁氏夫人迎至房中，問道：可有什麼新聞麼？何不向妾身說說。酈丞相忍不住失聲一笑道：新聞倒沒有，我卻有個出籠的飛鳥，漏網的游魚。

言畢將情說一番，夫人不覺笑生顏。連稱小姐原容美，難怪朝廷聖意憐。如此推來如此拒，只覺得，千金情面太分殘。既然辭出天香館，怎麼又，遺失君王御賜箋？這首新詩吟得好，帶來也付妾觀觀。明堂笑說留何用，可見你，意軟心慈動意憐。若我性情相像你，怎樣在，金鑾殿上服芝田？皆因做事多剛斷，方能夠，走漏風聲尚做官。如是前番心一軟，多應已要畢姻緣。少年丞相言完笑，梁氏夫人亦道然。酈相於時加謹慎，從此後，避君不在閣中眠。事忙帶到私衙辦，政少俱皆理畢旋。就便上書和請旨，也總是，正容令色對金鑾。君王頗有三分懼，見了他，還要低頭整整冠。不但立朝存禮法，更兼會客亦森嚴。東平千歲如相見，惟有寒溫一二言。會面亦在廳上會，避嫌疑，孤身不在廳槐軒。孟家父子來潭府，左右的，伺候人員擺若干。就便要通心裡語，怎麼好，叫他屏退眾堂官？因而無可相纏繞，酈保和，執掌朝綱穩穩然。按下這邊提別處，且表那，衛君翁婿返家園。

話說華亭伯、平江侯等告假回鄉，那一路的迎送威風，自不消說得。一到江南華亭縣內，衛振宗上墳祭祖，頃刻間重整門庭。那勇彪的父母手足等，也遇赦歸鄉了，喜得骨肉間並無損殘。勇彪遂以重資奉養父母，自己就繼在華亭伯這一房中。熊浩在江南耽擱了半月工夫，四月初頭，帶著繼室夫人起身向湖廣而來。熊浩辭別，就起身而去。

熊公別岳出華亭，女伯隨夫也別親。離卻江南來故里，滔滔輪馬又長行。官接送，吏逢迎，衣錦還鄉誰不尊。一到平江湖廣地，沿街官蓋密層層。府廳州縣東趨拜，副參游守西跪迎。文官們，烏紗紅袍呈手本；武官們，明盔亮甲率營兵。排隊隊，列群群，旗傘連成五色雲。先在馬前參參鶴，又臨軒下接夫人。兩班接過分開路，方到家鄉舊院門。

話說平江侯回到家中，這日卻有徐員外來探望安人，也在熊宅。當聞得女婿歸鄉，一齊亂哄哄地相迎出外。

帶著懷郎四歲童，忙忙接出大廳中。忙促促，亂哄哄，早見東床坦腹公。玉帶垂腰真顯耀，蟒袍掛體好威風。後邊隨即魚軒至，扶進了，一位夫人美玉容。低低繡裙飛彩鳳，輕披花補舞金龍。丫鬟婢僕多多少，簇擁著，命婦登廳見禮恭。

話說平江侯夫婦一進廳間，就拜見了安人員外。那奇英伯十分賢惠，見了徐老夫妻親熱熱地就叫父母。

徐家夫婦不安詳，看了這，女伯威風甚覺慌。稱豈敢，道難當，四拜齊齊跪下堂。見畢禮時相問好，夫人拉過小懷郎。指揮拜見爹和母，教著他，作揖稱呼把禮行。年幼娃娃觀女伯，臉紅只是怕生藏。熊侯心內悲還喜，笑喚癡兒這是娘。燕國夫人多喜愛，尖尖玉手挽懷郎。於時都入中堂內，此一天，初到匆匆卸了裝。

話說平江侯到家之後，先去上了祖墳，立旗桿華表。擺石馬石人，這一番耀祖光宗，非常貴顯。到得祭祖已畢，就出門回拜官長，及自己親房族分等人。直待諸事畢時，方把葬妻一件從從容容辦將起來。

友鶴熊君安葬妻，立時料理勿遲疑。陰陽擇日多停當，不覺忙忙到了期。徐氏親人隨柩去，熊門戚眷送喪齊。平江侯爵多悲切，奇英伯，也是渾身著素衣。安葬畢時方祭奠，新墳初造甚威儀。石碑高聳居中設，松樹連圍四面齊。吉地安靈生氣象，真個是，白羊眠處鷓鴣啼。於時喪禮完全了，熊友鶴，葬罷頭婚結髮妻。

話說熊浩葬妻已畢，打點要七月初動身。遂寫書通知岳母，約會孟秋初涼時候一同進京。遣人投遞，此事按下慢提。

再言進喜抱忠心，不負劉家舊主恩。扶柩出都甘效力，滔滔離了帝皇京。擔險意，受艱辛，水路行船走萬程。奎壁在生無厚德，他的那，棺材過路亦多驚。逆風擾浪常常遇，怪石攔舟每每經。有時候，左側右翻將若覆。有時候，逢頭纜斷快如流。幸虧進喜懷忠孝，一念丹忱保柩行。歷盡艱難心不怨，他總是，逢危冒險叫神明。於時到了雲南地，相同著，老僕調停大事情。擇下良辰開吉穴，尋墳塋葬主人靈。碑書鎮國將軍墓，種得那，翠柏蒼松也似林。落土畢時排祭禮，江進喜，嘯啣一哭也傷心。當時了結劉奎壁，盡卻這，義士平生主僕情。

話說江進喜與老人家辦理葬事已畢，聞得外邊說崔攀鳳中了探花，不知是真是假，遂走到崔府來探問信息。入街已見豎旗桿，凜凜威風非舊年。遂進內堂相道喜，叩頭慶賀請金安。崔梅太太歡悅，便問家中怎樣緣。進喜細陳前後事，大家驚歎更淒然。雪貞小姐芳心放，難得個，舅母夫妻保萬全。

咳！原來有此緣故，所以燕玉小姐私逃。

舅母當初怪她，如今倒，仗伊一個保全家。兩年守節真堪敬，萬里親親實可誇。吳越反成秦晉好，於歸王府享榮華。舅家父母都全了，只苦那，奎璧亡兄結果差。兩位夫人聞得說，止不住，點頭長歎也嗟呀。

咳！這真正自己不好，何苦得算計多方。

幸虧妹子做人情，救了他時保了親。切齒仇家成至戚，如今在，東平王府做夫人。你遭慘死真何苦，把這樣，天大門楣化作塵。倒是長兄和妹子，孝名傳播得清聲。若非伊等雙雙好，兩父母，性命難留也要傾。

咳！江管家，這倒難為你。保著郡主進京，又送靈柩入土。你母親，如今在王府中受享榮華了。咳！真正行得好心有好報，上天是不負善人的。

既然營葬事俱完，你想如今要出滇。腰內盤纏充足否？多應是，到今與母可同安。崔梅太太齊相問，進喜連稱答應然。路費盡堪充用去，小的要，合同伙伴上都問。於時崔府夫人說，何不你，就共吾家走一番。巧巧探花迎眷屬，正少著，才能的當二三員。你如同去真為妙，免得我，再覓新人也不便。進喜聞聽心甚悅，上前來，口稱情願送官船。

話說江進喜見崔夫人委他同去，真正是湊巧得極了。就稟明：還有老家人同在雲南。崔夫人說：好好好，都到我家便了。

進喜欣逢機會佳，便同老僕到崔衙。探花寶眷多歡樂，打點下，七月初頭就起家。慢表雲南崔府事，提一提，冒名女子到京華。

話說雲南項寶敘，護送著假麗君出滇。離了本地雲南，便向皇都進發。

滔滔轎馬不遲疑，夜宿朝行進帝京。照道宮燈迎曉月，催人旅店叫晨雞。山邊樹下匆匆過，市上城中浩浩行。看了些，芳草池塘新鴨浴；聽了些，落花庭院暮鶯啼。起身正值春天景，在路俄聞夏日期。五月廿辰六巳刻，南金一轎到京中。好熱鬧呀！彩雲周捧帝城高，瑞氣盈盈五色飄。日照敵樓紅隱隱，風吹河水綠滔滔。一處處，溪邊好馬啼楊柳；一隊隊，陌上農夫插秧苗。寶轎入城人語亂，行車碾石馬蹄跑。大道內，經商士庶齊攢路；兩旁邊，婦女兒童盡搶瞧。沸池喧嘩聲不絕，填街擁塞上俱搖。南金端坐魚軒內，有那些，護送牌軍喊得高。

噫！走道兒的閃開啊，俺們護送千歲夫人進城了！

一聲打號來喧傳，來往行人分兩邊。只嚇得，幼小孩兒藏樹下；只嚇得，經營買賣歇溪沿。排軍打動皮鞭馬，夫役抬高漆檣軒。大轎亭亭前面走，長車蕩蕩後邊連。望著那，紅牆隱隱環深廟；近臨時，綠樹森森透小山。勝地繁華真不俗，皇都富貴果非凡。於時進了京師內，有一個，壯帽青衣接上前。

啟千歲夫人得知：督撫的差官老爺已進朝去上本了，那東半邊就是尋下的公館。千歲夫人若要消停消停時，就在這店中下轎，再入朝未遲。

南金小姐笑融融，吩咐抬軒到店中。壯帽青衣忙答應，一聲傳話急如風。

喂！千歲夫人說，往飯店內打個茶尖，可在東頭下轎。

夫役齊齊應一聲，穿街越市往東行。項翁先下招商店，喜孜孜，指點高呼將落停。秋素丫鬟侍五嫂，慌忙扶出女千金。移繡履，款羅裙，走進三間內店門。員外說聲辛苦了，多嬌含笑應安寧。於時坐在招商店，小姐含歡叫一聲。

啊，侯家，你把妝匣打開，再將面盆取一盆水來與我。

五嫂慌忙叫走堂，一時取水進東房。南金小姐臨窗下，淨面梳妝對鏡光。點點絳唇脂有色，勻勻粉面玉生香。髻心中，戴枝八寶珠蝴蝶；雲鬢上，加對雙花金鳳凰。罩了件，白鶴穿雲紗衫豔；換一條，文鸞舞錦繡裙長。真美麗，果端莊，自己心中亦贊揚。

咳！侯五嫂說我與孟千金一般模樣，但不知畢竟哪個好些？

據奴自看頗娉婷，難道我，還未能如真麗君？今日已臨都下了，不知道，可能冒得孟千金。於時小姐梳妝罷，項員外，走進房來催一聲。

呀，小姐完了不曾？快快起身罷。督撫差官已去上本，好在午朝門外等候相宜。

行李俱皆卸店房，自有那，排軍看守在招商。侯家不用相隨去，可帶榮蘭一起行。如若朝廷查細底，好將證見對君王。休誤事，快離房，早早登軒免得忙。小姐應聲移鳳步，項員外，如飛傳話下迴廊。

噫！轎夫們伺候呀，千歲夫人就要進朝去了。

一語飛傳答應聲，人夫雁翅列東西。南金小姐登入轎，秋素丫頭坐了車。員外半憂還半喜，騎著匹，花斑快馬作前驅。真緊急，不遲疑，直向朝門走似飛。慢表南金來闕下，且談天子坐朝儀。

話說元天子這日駕坐午朝，文武官員畢集。正議事間，忽聞黃門官奏道：啟萬歲爺得知，有雲南督撫差官上表，護送忠孝王原配孟麗君到了。

一聲啟奏入朝門，驚動丹墀多少人。武憲王爺觀愛子，低低說，今番只怕有佳音。東平千歲微微笑，來者無非假麗君。兒已心灰灰盡矣，再不望，奪袍烟眷得完成。這一邊，王親父子班中語；那一邊，孟相爺兒隊內驚。侍講嘉齡稱怪事，龍圖學士道奇聞。前回湖廣曾查到，今日雲南又獻臨。虛實不分真混鬧，我未知，何年何月始能明？兩家喬梓齊疑惑，暗地裡，笑壞明堂鄴大人。

啊，真正奇絕！湖廣獻出了一個孟麗君來，怎麼雲南又有一個來了？

不期我竟會分身，變出了，三個雲南孟麗君。倒要觀觀何等女，她就敢，這般大膽冒吾名。

咳！但願她果然像我，也免了多少嫌疑。

那時父母將她認，就可以，搪塞王親一少華。有了冒名人替我，鄴明堂，更能安穩頂烏紗。方真美麗始稱佳，但願來人貌不差。年少三公心暗想，笑觀孟相啟銀牙。

呀咳！老前輩恭喜恭喜！令千金的好消息來了。

幸虧令坦上書章，我的這，冒認情由已破將。如若含糊臨此日，倒要把，送來令愛當虛妝。保和學士言完笑，孟龍圖，滿腹狐疑沒主張。正在班中私語處，天子是，一聲御旨下朝綱。

噫！黃門官速取雲南督撫本章上來。

階下黃門跪進呈，近官接本獻朝廷。君王座上睜龍目，字字行行看一巡。方曉麗君逃出外，竟在那，項隆富室做螟蛉。知細底，識分明，隨即傳宣降玉音。

噫！隨駕的宮官何在？速往午門召取孟麗君入朝見駕，不得有誤。領旨。